

小說組
季軍

劉坤舜

男，廿四歲，任職搬運工人，剛好能參加是次比賽。對文字充滿熱誠，奈何熱誠不能充飢。簡介沒有甚麼好寫，如果有公司招聘文字工作可以找我。



片 憶

1.

野草長得比她還要高，可是她依然漫無目的於草原上遊走。萬里長空，炎紅日輪，看不到天的盡頭。頭頂有幾隻雄鷹飛過，盤旋，玩耍，追逐，再不知所終。腳下泥土鬆軟濕潤，每步都會留下微不足道的腳印。她向前走，不知道會遇上甚麼東西，不知道為甚麼要向前走，更不知道未來會是怎樣。她感覺不到自己有控制腳步的意欲，只是不自覺地向前。只是，被本能驅使着。她的肚子又開始痛，雖然已經是日常經歷的事情，可是她習慣不了。痛就是痛，沒有習慣的理由。痛楚越來越深刻，像要把她的內臟扭成一團。她咬緊牙關筆直的向前走，前方是草是草是草是草，腳邊有隻小田鼠從洞穴中伸出頭來看她面容緊縮，絲毫沒有危機感，牠目不轉睛的望向她的經過，由前到後，沒有影子的。然後牠又望向天，很藍，雲移動得很快，空氣中隱約留下前幾天雨後的氣味。世界沒有變化，所以

世界在變化。然後牠又望向她剛才的方向，只聽到有東西在雜草中走動的沙沙聲，不見蹤影。

小田鼠沒有理會洞內的同伴徑自出外覓食。野草下能夠吃的東西有很多，反過來說牠一點都不擇食所以從不會出現飢餓的情況。牠首先在草叢中吃飽再到叢林中打圈。牠很喜歡吃叢林中的蘋果樹根，每天都會在吃飽後走到樹底洞穴搬運蘋果樹根為儲糧。母親教授牠生存的秘訣是要為冬季準備好儲糧。牠揸上一少撮樹根準備回洞，在樹根下的洞口張望，確保安全。牠在跑，感覺得到四肢很輕很靈活，這樣子再搬運一回也問題不大。很好。已經就快到達洞口。看得到，雙眼甚麼都注意得到，狀態很好。到底冬天是甚麼，為甚麼冬天要儲糧？

牠看到洞穴入口，認出族群的氣味，認出在洞穴入口旁邊的草根，鬆軟的泥土，挺身的野草，熟悉的螞蟻。牠在跑，距離越來越近，所以牠在跑。牠屁股上方突然被青蛇咬實，蘋果樹根散落。牠在跑，縱使身子被青蛇纏結，腰子脖子都在承受壓力。因為還未到洞穴入口，所以牠依然在跑。牠想起母親不久前的失蹤，留下的不是樹根，而是果實雜草；牠想起在出生不久後母親考慮把其中一兩隻子女吃掉；牠想起母親從不會搬樹根；牠想起母親從不帶牠去過蘋果樹；牠想起母親說過牠們是被詛咒的動物。牠在跑，跟洞穴的距離沒有縮短，明明眼睛的狀態很好，卻漸漸看不清前路，好像有點累，似睡魔來臨。為甚麼蘋果樹根佈滿地上，冬天是甚麼東西？

青蛇已經餓了很久，這是冬眠後的第二餐。牠不是厭倦之前居住的城市而開始旅程，只是有天在沒有發生任何事情下被按住頭部再放入袋中。袋子充斥了很多不同氣味，說不上臭，但令牠很抗拒。袋子很細小，連轉身都有難度，牠怎樣嘗試都咬不破。袋子的外面是四面牆，牠以為自己的一輩子就此完了。正當氣力用完，牠感受地面在震盪，震幅大小不一，有時候又會聽到不知名的鳴叫聲。總之當牠完全放棄了掙扎之後，震盪停了，袋子在移動，接着袋口被鬆開，牠接觸到青綠的草地快速向前走。牠不敢回頭望，只是在向前走，走走走。牠覺得那事件是種警告，在不知道的時候做了錯事

所以被警告被懲罰。

牠在洞穴口吞噬小田鼠，老實說，牠依然很餓，可是還未完全消化之前牠都沒有能力獵食。為了避開青蛇，其他田鼠在地下洞穴搬家，雖說是搬家，其實是搬到地下通道的另一端。所有田鼠都在搬運冬天需要的果實柴枝，而青蛇處身的泥土下只剩蘋果樹根。青蛇繞到濃密雜草下隱藏氣息，待幾天後消化完成又會再次獵食。

2.

她由草地走到水泥地，肚子的痛絲毫沒有減緩。水泥地上有很多建築物，有高有矮，有厚有薄。風大得很，吹散了生命的氣息，但縱使風再大，都吹掉一種很特別氣味，不屬於任何動植物，不屬於時氣季節。隨她與建築物的距離越來越近，這氣味就越濃烈。她在建築物間徘徊，警惕着四周而張望，巡邏。一圈，兩圈，三圈。鷹在叫，鷗在鳴，聲音沒有阻滯的由上方傳開，灑在地上。她走入其中一間沒有關門的磚造小屋，屋內凌亂不堪，佈滿塵沙。方形的餐桌桌面缺少一角，原本四腳的支撐點又斷了一腳而令餐桌塌下。電視櫃上的電視機熒幕穿了大洞，熒幕碎片跟其他窗子玻璃碎片混雜在地上。沙發內的棉花似被搜掠過的散下。地上除了碎片外還有很多雜物，碗碟樽紙籃相框筆筒文具鍋子椅子牙刷毛巾等，通通躺下。她在屋內繞圈子走巡邏，除了廁所的排水口長滿蘑菇外就沒有其他生物。她走上樓梯，殘舊的木板發出吱吱喳喳的嚷叫。樓上環境比樓下的好，依然是亂，至少沒有玻璃碎片，東西也沒有這麼多。她進入睡房躺在完整無缺的床上。床依然鋪着完好的被子，枕頭放在床頭，一整套天藍色印上卡通人物的床單被套枕頭套雖然佈滿塵囂，天藍色的表面有層透明的灰色塵垢，但已經是房子內唯一較為舒適的地方，亦是唯一有色彩的東西。她望出窗外，藍天顏色漸漸暗啞，象徵是太陽月亮交替之時。窗子沒有關上，反而被鐵栓子固定，有一塊長木板連接着屋後的欄柵。雖然她對這樣子的設計感到

好奇，但肚子的痛楚令她不期然叫喊。她在床上打滾。明白。是時候了。

黑夜。風吹。草動。她在窗內望窗外，月亮打開雲窗看窗內，不只是月亮，連一眾星海都在窗外打轉。為甚麼它們要發亮，發亮的原因是？怎樣才能夠發亮？空氣，又會想發亮嗎？以那獨特氣味為燃料，點亮。會痛嗎？她身子乏力躺在床上，四隻小貓在她身旁吸吮奶汁。幾天前牠們已經被她梳理好毛髮，把胎液清理得一乾二淨。她舔得很起勁，確保小貓的外表是清潔。自牠們誕生起，她已經知道有東西出錯？她看到四隻小貓顏色不一，有兩隻跟她一樣是深灰色，一隻是黑白色，還有一隻是淺紅色的。小貓就快到開眼的時候，她不曾期待過小生命的成長，反而期望世界在這黑夜停止。鵝黃色的瞳孔訴說出無限感慨。小貓已經吃飽了，瑟縮在她的肚子下。她用被子在身上圍成一團不讓溫度流失得這樣快。就這樣，不管她多麼不願睡覺，她依然屈服在小貓的纏綿下。

天亮了，太陽帶來光線，溫度。小貓們已經急不及待張眼看清她的模樣，世界的模樣。牠們開始意識到她的毛髮是多麼溫暖，肚子跟隨呼吸節奏起伏仿似搖籃。世界不只是她，還有很多東西。餓了，又從她的身子攝取乳液。四隻小貓懂得滾動，走路，玩耍，由她的身子和被子開始探索世界。這是屬於牠們的起端。

這一段日子她常常都會感到飢餓，有時候她會埋怨懷孕的意義，為甚麼要交配？為甚麼會發情？為甚麼會懷孕？會有答案嗎？再想過來，她連牠們的父親的樣子氣味都遺忘了，可能某天會在捕捉田鼠時再見，可能某天會在發情期短聚，可能某天會踐過牠的屍骸。可能，某天，她會忘掉四隻小貓。可能在四隻小貓之前又有四隻小貓，之前的四隻小貓之前又有四隻小貓。她不知道自己過渡了多少個冬天，上一次白雪是多厚，是甚麼味道。不知道。她從床上跳下，腳踏殘破的地毯，在睡房門前回頭一望床上四隻小貓。灰，灰，黑白，紅。她已經忘卻了很多東西，但依然有東西她是忘不了的。她也餓了，不充飢就不會有乳汁。睡外，下樓梯，出門，草地是狩獵場。

要走到草地先要走一小段水泥路。水泥路很久沒有修補過，熱脹冷縮，雨酸，風蝕及泥土壓力造成不少裂痕，終有一天，世界又會忘記水泥路，而以裂縫間為開端的雜草又會再次覆蓋這裏。水泥地上最高的建築物是一大群煙囪，煙囪已經休息了，不會再噴煙。煙囪群外邊是正方形的圍牆，沒有入口。雖然煙囪距離她的房子很遠，甚至大霧點都能夠把它掩蓋，可是每當陽光普照時，她總會不禁花少許時間望它。卻不想走近它。

草地清新得很，充滿生命氣味。她在雜草叢中逛上幾圈，找到個田鼠洞便計劃埋伏。田鼠不會只挖一個出入口，即使這是出入口也不肯定田鼠會不會使用，如果使用的話又會是出還是進，要留意那個方向。她可能太餓，令她對狩獵矯枉過正，反而令她對一隻田鼠成功從外邊進入洞穴。她完全沒有反應，只是眼睜睜的看牠大模斯樣地走路。當她在想自己是否已經喪失狩獵功能時，左手突然又伸出去撲倒剛要出門的田鼠。本能。本能到底是甚麼。餓了，就要找吃的。

她棄掉田鼠屍體後又再去尋覓下一餐，還遠遠不夠她填餓。越走越遠，又吃多一隻田鼠後，她看到一大棵蘋果樹。蘋果樹的位置很好，在森林最外圍，能夠接觸最多陽光。蘋果樹跟森林內其他樹不同，樹枝跟樹枝似在打結，樹葉密密麻麻的掛在樹枝上，下身的樹幹生長得很迂迴曲折，扭上幾個圈子的傾向一邊，不是直挺挺指向天空。她對蘋果樹有些少印象，好像在某段路途中隱約見過。她不是因為在樹下嗅出蘋果樹散發出就快要長果實的氣味而爬上樹，純粹是好奇。她穿梭跳躍於扭曲樹身和打結樹枝中。她認為蘋果樹比狩獵小動物更有趣。左跳右跳的時候又不經意抓到要降落泥土上的小鳥。她出乎意料地還有食慾，胃子加上小鳥肉便剛好填滿所有空間。她又走上草地，回頭望望蘋果樹便回家去。

踏上水泥地，她停下來望向煙囪，又環視四周的建築物，繞圈，空氣中除了特殊氣味外再沒有其他味道，換過來說，除了她們外，水泥地沒有其他住戶。即使有，都是她所不知道的。進門，瀰漫着四隻初生小貓的體味。屋內擺設沒有任何變動。走上樓梯，小貓待

在睡房門前等候她，當牠們認出她的味道後便一窩蜂撲上去。她沒有理會牠們的進入房門，只見被子和枕頭臥地。她逐一用口叼着牠們放在床上才橫躺餵食。四隻小貓都很健康，她禁不住的舔牠們細小的身軀。牠們吃飽了，她把被子拉上床，又圍了一圈睡覺去。小貓們則在旁玩耍，四隻小貓組成探險團，誓要發掘出房子的秘密。牠們以睡房為基地，先由睡房左手邊的房間開始。其實是只有這房間跟睡房是這層唯一沒有上鎖的房間，所以牠們才可以肆無忌憚的進入。房間是牠們從未接觸過的世界，是充滿無限可能的世界。幸好牠們的彈跳能力還未完成成長，只能在地毯上滾動。黑白小貓抓着椅腳，千辛萬苦才爬到椅子上，牠看到的世界比另外三小貓更為廣闊。

她醒了，不是因為窗子外吹入冷風，不是因為太陽下山，不是因為肚子餓。她聽到很微弱的貓叫聲，在牆的另一面傳來。她下床走到牆壁前，手輕抓快要剝落的白色牆漆。很淒厲的叫聲，無助。她離開睡房轉向左手邊的房間，房門關了。她用頭輕輕一頂，門就順勢打開。她看到房內被牠們弄得翻天覆地，書櫃上的書有些倒在地上，有些頁數撕成了幾張，書桌上的文具文件亂七八糟，桌燈又倒在地上……總之混亂得很。她打開門時只有紅貓不斷尖叫，其他三隻小貓還在拼命地玩耍，四處跳躍走動，似入了忘我之境。她叫了一聲，喝令牠們停止，口叼着紅貓又命令牠們跟上來。她從門口離開，留意到這房間的門鎖是用滾珠式的，而滾珠已經鬆弛了所以才推門推得這麼容易，反之，門內就很難拉開門。她把紅貓置在床上，她回過頭來看到其他三隻小貓抓着床單爬上來。她回頭一望紅貓，覺得時間真的很神奇。她是不是有點多餘？

3.

牠們已經長大到可以全屋亂行的程度，她慶幸牠們的長大，同時又有點不安。到出門獵食的時間了。牠們是時候學習狩獵了，她

要帶幾件動物屍體回家，餵食及給他們接觸動物。狩獵過程很順利，只是空氣中多了一種氣味，在回程時避開青蛇繞路回家。煙囪依然在遠方。牠們嗅到她的氣味而待在下層大門旁邊。進門外她立刻放下屍體供牠們享樂。她懂得享受懶洋洋的舒適，靜的快感。又一天，時間沒有如她之前所願而停。要睡了。

如常，只要每天都如常，生命就會慢慢枯萎。沒有甚麼好害怕，反過來更希望生活能夠如常。重複，就是最快樂的事情。她又重複昨天了，代表她又快樂的活多一天。回程時她覺得有點不妥，不單單空氣中有異樣，連雜草的質感都有轉變。是花開結果的氣節，草味很怪。她發現泥土上有不知名，而且是向着水泥地進發。會隨氣味覓食不只她一個。她放下口中的屍體拼命地跑向房子。距離越近氣味就越濃。是她不熟識的味道，而且辨認得出攻擊性很強。牠們走得不算太快，遠遠已經看到草叢中有動物在走動。她停下來。如果她趕回房子，不就是主動向牠們招供；可是牠們要找到小貓都是時間問題。要怎麼辦？她繞路跑到水泥地，再到處繞圈便溺，渴望能夠令牠們混亂和誤會。即使只能掙取片刻時間都值得她嘗試。之後她趕到房子，同時間狼已經發現到她的存在。她以最快速度把所有小貓聚集在睡房中，狼亦進門搜索。由於小貓經常在屋內走動便溺，很多地方的氣味都很濃烈。狼走遍底層後走上樓梯，進入睡房，看到她咬住灰貓攀上窗子外的木板，另外三隻小貓跟隨在後。狼看到她們由屋後的欄柵跳下逃去，牠沒有追的意思，慢慢地下樓梯，走出門外躺下。原來有這麼好的地盤，為何以前不知道？若果早一點來便好。現在也不錯。

母狼從屋後的方向走向公狼，口咬住一條初生黑白貓的屍體。這裏食物都不少。公狼為了掩蓋舊有氣味四處遊動便溺。這刻，她的家消失了，整塊水泥地再沒有立足之地。剩下三隻小貓，她望向煙囪群，之後帶着牠們走上草地，不敢對水泥地懷有眷戀。小貓也沒有甚麼表示，沒有嬉戲，踩着她的影子在背後跟隨。直到牠們腳下不再是硬地，牠們首次接觸泥土，忽然想起她的毛髮，才跑向她撒嬌。她仍然保持高度警惕，不斷監視天空有沒有猛禽的蹤影，又

要留意地上有沒有危機。紅貓太招搖了，要令牠生存下去有一定困難。天命，她一直都相信天，天要留下紅貓就會把牠留下，天要黑白貓餵給狼沒有辦法阻止到。她們都是被詛咒的動物，由一開始已經是。

青蛇突然從旁偷襲紅貓，紅貓本能上向後一跳避開。她轉過頭來一躍抓向蛇的頭部，當頭棒喝。青蛇不知道紅貓有她在旁，以為只有小紅貓一隻所以才出手。小貓年幼，但在這關頭也成為戰力之一。她們一大三小的圍堵青蛇，轉眼間由獵人變成獵物。青蛇嘗試從小貓身邊突圍，小貓都會裝腔作勢擺出戰鬥姿態。喵叫聲四起，同時標示着戰場的位置，泥下的田鼠都避難去。青蛇走投無路，唯有蜷成一團昂首迎戰。小灰貓從後抓到蛇尾，青蛇立刻扭向後方，她又拍向青蛇的後腦。青蛇頭部已有明顯抓印，小灰貓又重複抓蛇尾。青蛇縱使在雜草中有保護色，卻仍然不敵眾貓。

實戰教育，總比紙上談兵好。她咬住青蛇奔向草原和森林的邊界，在蘋果樹下和小貓一起進食。一點都不可以浪費，先要找到住處，才會容易一點生存下去。小紅貓吃得不多，牠反而對蘋果樹扭曲的結構更感興趣。牠一爬上樹便左穿右插，在較幼的樹梢尾端施加重量令它彎曲搖晃，雖然肚子內的積毛不得，但小紅貓也吃了不少蘋果樹葉。她跟兩隻小灰貓都吃飽了。小灰貓也跟小紅貓一樣爬上蘋果樹嬉戲。她望向煙囪的位置。太遠了，看不見。即使看不見，她也能夠憑腦海把煙囪群幻想出來。她抬頭望上小貓，紅貓也在朝煙囪的方向望出去。不知道紅貓又在想些甚麼呢？

沒有太多的時間可以耽誤，她把小貓從樹上趕下來，向森林前進。森林中味道很複雜，很難辨認單一氣味。她懂得分辨出那個區域被劃分為動物地盤，從而避過不必要的衝突。她算得上很霸道，在發現樹底的地洞後吩咐小貓圍堵其他出口，而她便挖大洞口伸手入內。有兩隻小田鼠嘗試從其他洞口走出來，卻被外邊的小灰貓捉住。她們以小田鼠為晚餐，夜深便把小貓安頓在內。她知道牠們已經很累了，所以讓牠們睡。她也知道自己很累了，所以讓自己在洞外淺睡。臨休息前也不忘留下氣味標示地盤。

4.

她在跑，不停地跑。眼睛看到雜草不斷溜走，蘋果樹上的果實紅紅發亮，噴出誘惑香氣。跨過地上的樹枝，不怕水濺到身上越過水澗。又有一大棵蘋果樹，比以往認識的還要扭曲還要奇怪，樹上的果實七彩繽紛，有紅的，橙的，黃的，綠的，青的，藍的，紫的。果實的形狀也大小不一，跟普通蘋果相距甚遠。她依然在跑，看到地上有田鼠屍體，有蛇屍體，有貓屍體，有狼屍體。不遠了，已經離開森林，到達草原。她繼續跑，草原上的青草很短。她發現不止她一個跑動，前後左右都有很多動物在向同一個方向跑。地上屍體的數量漸漸增加，又是跟蘋果一樣色彩豐富，奇形怪狀的。凸眼，伸脰，露齒，三角耳朵，沒有頭顱骨，六條腿，沒有皮膚，兩個頭，三隻眼，四肢不一……很多很多。她堅持地跑，前面是座由屍體組成的高山，臭氣沖天。蟲子密佈在屍體上，爬行，飛翔。腳下不存在任何溫度，似在冰上走動，很冷，很痛。旁邊陸續有動物支撐不下，滾下斜坡，後方的動物又不理牠們互相踐踏，有的被踩死，有的被滾下來的輾死，有的在滾動中再次向上跑動。她避開前方的阻礙向上跑。已經看得到山頂了，下起大雨來，屍體山濕滑變得更難行。她每步都要伸出爪子抓上屍體。每件屍首都佈滿抓痕，抓孔，有些動物為了不跌下去還用口咬實屍體一步步爬上去。速度不夠快的就會被後方踐履。五顏六色的血液由上而下隨雨流，有因此失足的，有因此嚇暈的，有因此嘔吐的。她帶上疲憊的爬到山頂。山頂是個細小的平原，動物為數不多。這裏沒有泥土，底下的屍體不斷冒出彩色的氣泡，有些會爆破，有些脹大，有些固化。動物發出的哀嚎演奏出交響曲，整個世界飄浮着五光十色的濃霧，滿天腐臭快令她窒息。平原上有朵黑色花，六片花瓣很圓滑很漂亮。花中央揮發出花粉似命令所有動物都要注意到它一樣。花莖上的枝葉指向動物朝着跑的方向。山下是塊很大很大的水泥地，佈滿各式各樣的建築物，有高有低，有亮燈的，有黑暗的，又是七彩斑斕的。鳥瞰下

的水泥地比她所認知大上幾百幾千倍，遠超她的想像。在水泥地的遠方有一系列高高低低的大型煙囪群，外邊套上厚厚的圍牆。煙囪上方冒出大量七色煙霧，底下火光熊熊，遠距離都能感覺到溫度。動物群跑下坡朝着水泥地進發，遇上逆行的人類。

5.

小貓總不能在樹下的洞穴成長，所以她們到晨曦時分已經預備離開。灰貓走上地面留意到細小的糞金龜正推滾牠們的糞便，牠覺得很好奇，想用前爪輕撥。紅貓望向樹上的鳥巢，幼鳥比牠們更早起床，天還未亮就已經督促父母出外覓食。除了很吵耳之外，紅貓還注意到巢中有隻雙頭鳥，牠叫得最響最亮。她幫小貓掃平毛髮後再次上路，原本她還想上樹捕捉小鳥，可是剛好遇上兩隻成鳥回巢所以便放棄念頭。她決定向兩隻成鳥回來的方向前進，因為成鳥叼上一尾田鼠。

她們筆直地走，又從森林走到草地。她知道這是另一塊草地，那特殊氣味沒有以往那麼濃郁，而且這裏的田鼠數目比之前草地多，到處都是田鼠糞便跟地洞。草又沒有先前那麼高。很快她們便抓到田鼠當早餐。日常，她們又在重複生活。草地上有幾棵樹，排列得很有規律。樹的旁邊有座又矮又長的建築物，內裏有大量稻草，不難在乾草堆中嗅出其他動物的殘餘氣味。建築物兩則佇立兩道鐵欄，欄內地上有不少動物骸骨，似很久之前遺留的。小貓一擁而上玩弄骸骨，又不知道從那裏走來了幾隻田鼠。她終於可以放鬆心情，這裏會是個很好的家。稻草下有很多田鼠，即使沒有，外邊草地都充滿生機。這麼多的田鼠代表附近很少競爭者。要生存下去應該不難。小貓剛剛在外邊吃飽，所以把眼前的田鼠當作玩具，不殺牠，折磨牠，拍打牠，不讓牠逃走。小生命，算得上生命嗎？黑白貓只是糧食。

她睡了。睡得很安詳，任由小貓在旁玩耍。稻草很舒服，不會

太乾，保暖能力比得上被子。不久前她好像發夢，想不起。也不願想起來。時間終於為她停下來。時間不完全是殘酷。世界再次起動時已經是日出，整整睡上十多個小時，她感受到有三股喘息附在身上蠕動。她逐一輕舔小貓的頭部，只要重複生活到牠們徹底長大，能夠獨立便可。她又閉上眼睛，直到她嗅到異樣，聽到不自然的聲音。陽光還未射進來，她看到橫樑上有雙發亮的圓點，牠在拍翼。她明白，又是時候走了。只待小貓醒來，便是離去之時。她不明瞭為甚麼貓頭鷹不狩獵小貓，她嘗試替牠找理由，但沒有一個適用。憐憫，誰會憐憫？

她動起來，可是她覺得自己不會動，或是她根本從來都沒有動過。為甚麼這段日子不下雨？牠們見過雨嗎？又好像在甚麼時候碰上雨？雲比前幾日多，應該快要下雨了。太陽沒有平日那樣猛烈，她們在建築物外，紅貓若有所思的望向煙囪的方向。已經看不見了，很遠，很遠。又是草地，彷彿草地才是她們的母親，只有它是忠誠。蝴蝶飛過，小灰貓撲了個空。前方沒有阻礙，要回到煙囪附近嗎？會有地方是完全屬於她們嗎？安逸，比煙囪還要遠。兩隻灰貓對世界絲毫不存危機感，眼中只有蝴蝶，把它撲殺掉就是世界的一切。她的世界到底有多大？她從何來？她來了多久？她不知道。兩頭大黑熊突然衝向撲蝶的灰貓，兩頭灰貓迅速地各自爬上樹。可是其中一隻誤算了，爬得不夠高，黑熊站起一抓便結束生命。黑熊在另一隻灰貓的樹下方吃掉灰貓，仍然生存的灰貓立刻爬上去，放聲叫喊。她跟紅貓被另一頭黑熊監視警示着，不能走近，只能在遠方當個忠誠的觀察者。貓血很腥，令牠差不多吐出來。小灰貓依然無處可逃，黑熊完餐後猛烈搖晃樹幹，務求把灰貓趕下來。灰貓急得眼淚都流下，除了抓實樹枝外也沒有甚麼可以幹。風起了，吹來藍色的蒲公英，很多很密，似天空漆油剝落的從天而降。黑熊被嚇到了，呆呆的看着蒲公英飄過。灰貓當機立斷的從樹上跳下來拼死逃去，蒲公英救助牠，但牠沒有閒暇觀察。兩隻黑熊沉淪在藍色蒲公英中，似再沒有捕殺之意。她看到灰貓成功逃脫後滿載歡愉，可是又有少許擔心牠的未來。紅貓爬上她的背上接受蒲公英的洗禮。四頭動物暫

時和平共處，而初生的四小貓只有紅貓仍然留在她身邊。

隨着日子消逝，她們距離煙囪越來越遠。生活依然是不斷獵食，不斷逃亡，重複，又在重複。紅貓大了，色彩太顯眼，很難不被發現，所以紅貓學懂了逃跑。太顯眼，很難獵食，所以紅貓學懂了守株待兔。直到她們走到黃黑色的欄柵旁邊。她沒有計算紅貓度過多少個黃昏，只感覺到紅貓已經獨當一面，是時候離去。紅貓對離別沒有太大反應，或是牠覺得母親不應該是她。是大地，還是煙囪。牠不知道，而牠為了尋求答案又再次向煙囪走近。她坐在黃黑欄柵上看紅貓離去的背影，直到黃昏墮下，森林掩蓋紅色。為甚麼，要詛咒我們？

良久，她才回想起，她是被詛咒的動物。自從煙囪底發生大火，煙囪噴出七彩的詛咒，人類徹底放棄煙囪城市，急速離去。詛咒降落在方圓的郊野。詛咒風詛咒水詛咒土詛咒塵詛咒樹詛咒動物。蘋果樹幼苗生長得很快又很奇怪；田鼠的儲糧習慣改變了；青蛇變得遲鈍；幼鳥有兩個頭顱；蒲公英由白轉藍；小紅貓的出生……都是詛咒惹的禍。被詛咒的生物同時又獲得無上自由，以往被人類趕走的動物後裔紛紛重臨故地。即使存在詛咒，也比困在籠好。詛咒已經是不能避免的事，不論一花一草，一塵一土都被污染，只要累積夠一定數量便會死亡。受特別詛咒的動植物會互相吸引，所以紅貓才會鍾愛蘋果樹，盼望回到煙囪。城市原是繁華，卻要依靠詛咒才能回歸自然。她覺得很諷刺。

6.

某天，公狼跟其子裔到煙囪附近狩獵，因為沒有人類，所以水泥地上被眾多動物劃成地盤。母狼在不久前因病離去，公狼的身體也逐漸虛弱。公狼發現到這兒跟其他地方很不同，即使是草食性動物都會嘗試聚集在煙囪旁邊，所以從不憂吃。綠狼先跑出去視察環境，牠特別喜歡到煙囪下的圍牆覓食，只要分辨出有沒有動物在圍

牆邊撒新鮮的尿液就知會不會有晚餐。綠狼在叫，因為地上有條紅貓屍體。

灰貓似棉花糖的溶在沙發上看電視，主人正在廚房弄晚飯。電視新聞說遠方又有煙囪噴出詛咒，附近的土地在未來數千年都不適合居住，勒令住在周邊的市民盡快離開。牠看不懂。詛咒是甚麼？為甚麼不宜居住？主人捧上切好的蘋果粒放到牠眼前的茶几。牠懶洋洋的像不太願意吃掉蘋果粒。這不是牠期望的味道。

蘋果樹下，有條懷孕的母貓。牠甚麼都記不起來，記憶被詛咒一樣。

得獎感言

對於得獎沒有甚麼特別感受，收到得獎通知後還不是要洗衫煮飯……嗯……比人肯定實力的感覺……一點也沒有。

說起來有點慚愧，在得知獲獎時，我記不清〈片憶〉的故事內容。再閱一遍才回想起基於種種白癡理由，寄去參賽的作品並不是最後版本，文化錯字甚多，連光碟也打不開，EMAIL 的上載連結又失靈，本人在此致歉。

故事內容沒有甚麼好說，不同眼睛看到不同的事情。有些事情離大家很近，卻沒有人願意發現。說到底，我也是地球上其中一個自私人類，也不配說甚麼大道理。謹以此文章，向大自然說句對不起。



評審意見

閻連科先生

在這 17 篇小說中，我以為〈片憶〉是一篇最為別致和美的小說。其美、其別致，一是它沒有寫「人」，而是寫了動物，選材新穎少見，且把「貓」這一家「人」，寫得聲色並茂，有張有弛；二是在「城市」的動物生存法則中，作者把動物寫得情緒、情感，絲絲入扣，情牽情繞；三是作者對大自然的描繪、感受（不是風景描寫），在這幾年的城大評獎中，少見到幾乎沒有。

據此，我以為它是這 17 篇小說中最能給人留下記憶的好小說。

